

秋有月

张金刚

秋月打窗，明光光、亮堂堂。天地清辉透过纱帘笼着已入中年的我，微凉中愈发精神起来，误以为天已放亮。

刚还很恨昨夜的微醺，惹得晨醒难眠，可邂逅这如水如诗的月光，突然又释然了些。毕竟无数次酣眠中错过，未曾得见，何况是一轮雨后新秋之满月，更是难得。

这皎洁，应是被流云擦拭而生的。犹记得，我们几位鬓已缀霜、皱纹微刻的老友，就着几根烤串、几碟小菜、几句知己话，喝下一壶高粱烧酒，披着一身清凉月光，朗声慢步穿过小街小巷时，头顶恰恰有云在飘飞，似是和我们摇晃的步履，又似是我们踏着云飞的节奏，且将一切烦事付浮云。

秋月在水里穿梭，时隐时现，不知是月在走，还是云在飞。抑或月与云是在天际逗趣，你追我赶，你躲我闪，恐负了这清秋良辰，更撩动着我们这些老男孩儿观云逐月的闲情雅致，哼唱了几句老掉牙的“月亮走，我也走”，不小心暴露了已入“人生之秋”的尴尬年纪。

“夜初色苍然，夜深光浩然。”此时，云开见月明，且更明，甚是欣喜。酒已醒，人也醒，倚窗望向静谧、尚在安睡的小城，似只有我独享这清清爽亮的世界，心亦随那轮西斜的明月通通起来。

等这通透，该是等久了。也是在这窗前，我与众人一样因疫情禁足家中，天天巴望着小城从枯黄中一点点返青吐绿，一点点热闹繁荣，不觉已从冬到春，从春入夏。当时，连太阳都似已黯淡无光，更甭提暗夜里的月亮了。疫情消散，接着暑气蒸腾，阴雨连绵，难见透亮的天，更难见璀璨的星月。

其实，何夜无星？何夜无月？只是似我这般被俗事叨扰、易多愁善感之人，无心寻星观月罢了。还好，数场换季雨洗去了溽热，冲刷掉阴霾，送来新凉好个秋。春有百花，夏有凉风，“好时节”一直都在，却未用心感受。秋来，有月，是时候倾心细品了。

明月在那西山顶上，朗照过无数个春秋，看过了太多世事沧桑、人间冷暖，有着绝对的大智慧。夜深人静之时，我凭窗对月，豁然开朗，那些曾压得我不能呼吸的小事，想来根本不值一提。有事，才是人生，应对就是了。

父母曾在秋月下四处借钱，为我筹学费。我曾在秋月下焦灼地赶文案，准备会上；也曾因压力巨大，在秋月下做着辞职的“逃跑计划”……回望，一切皆成过往。苏轼对这看得太透彻，“月有阴晴圆缺”，解开了不知多少人的心结。月升月落，又是一天；朔望轮转，又是一月；天天月月，又是一年。人生何其短暂，想来，能再与秋月相遇，即是获得。

月下，世界看似在沉睡，却又都在按部就班地行进着。

河溪借着月光奔忙东流，水草又滋润了几许，卵石又圆滑了几分；树木没了知了没完没了地吵嚷，正好赶紧地潜滋暗长，叶子该黄就黄，该红就红，该落就落。大地到了该交答卷的时候，玉米、谷子、高粱、南瓜、花生、红薯、苹果、葡萄……趁着秋夜凉爽，加快了储存养分、瓜熟蒂落的速度，都盼着农人给自己一个笑脸。这隐秘角落里的事情，秋月看得一清二楚，但她不说，只是乐。

街道正是安歇的时候，被车轮碾轧过的柏油路面，可以暂时舒展畅快地呼吸一下，很快，它们又将载着这个城市驶向前方。常去光顾的早餐店，应该已经亮起了灯。大叔和面、剁馅，大婶熬粥、拌菜、包包子、做豆腐脑，彼此不言不语，配合默契。那些亮着的窗户，是否有人在加班，有人在准备行囊，有人在病中煎熬，有人在辗转反侧……月光是安静的，城与人也随之安静着，但等天亮即刻再出发。

秋有月，且能伴我徐行静思，自是乐事一桩。即便我已步入如秋中年，但心境淡如水，静如月，安如夜，当是正值人生好时节。我对着即将落山的明月长舒一口气，裹了被子，复睡在满床月光里。



泊 汤青 摄

灯盏火

吴从惠

“嚓”，一声脆响，一团亮光闪起，一股蓝色烟雾袅袅升腾，一阵磷的清香氤氲开来。

母亲不慌不忙，把灯盏玻璃罩取下，把灯芯拧上一点，再把火团靠在灯芯上。灯亮了，火柴也刚好烧光柴杆。

灯亮后，母亲开始做晚饭。鼎罐焖红薯饭，大锅炒菜。稀里哗啦，一顿忙乎。每天出完集体工，父母亲都还要到自留地里忙乎一阵，回来都断黑了。

灶膛里的火燃烧起来后，屋子也光亮许多，屋里的一切也明朗起来。

灶间一个碗柜，水缸水桶砧板，旁边一张四方桌，四条凳子。靠大门一边，用木板隔出一间卧室，里面两张床呈曲尺状摆放，大人睡一张，小孩睡一铺，还挤着放了一个柜子，里面放着母亲的针头线脑、换洗衣服。

卧室和灶堂间，还放了一个木柜，叫“散仓”，装谷物用的，上面的盖板是活动的，弟妹出生后就作了我和大弟的床铺。

卧房外正对大门，是一条短窄小过道。放锄头镰刮畚箕等劳动工具。

这是一个六口之家的全部家当。

我不知这灯盏是什么时候添置的。高约五十厘米，两头小中间鼓起，像个美女的造型。中间鼓起的部分用来装煤油，口子上安着一个薄铁皮做的装置，中间一个小孔，装一根棉绳，用来吸油，有个齿轮靠着棉绳，一个把伸出来，旋转齿轮，控制灯芯上下，上边四围有四片有弹性的小铁皮，用来固定灯罩。灯罩也是玻璃做的，中间略鼓，两头空，圆柱形，用来防风。煤油烟很大，经常熏黑灯罩，灯罩必须常常取下来用清水洗。洗的时候要格外小心，两头口子都没磨平，异常锋利。我就多次被划伤手指，鲜血淋漓。碰到砖石，破碎了更是大损失。煤油用完了，提着油壶去日什门市部买，要凭煤油票。没票没钱都买不来，异常珍贵。

饭菜搞好，灯盏移到方桌中间。母亲招呼四个小猴子开餐。我们在昏暗的灯光笼罩下围拢一桌，睡眼朦胧中用餐。我狼吞虎咽吃完一碗，赶紧去鼎罐装第二碗。只剩下一层薄薄的锅巴。我使劲用铁勺刮，咣当咣当，好像在奏乐。母亲说，别把鼎刮破呀，崽，妈妈这里分一团去。实在是饿呀。

灯盏的作用太大了。除家里照明，喂猪、上厕所都要提着去。不需太明亮时，把灯芯拧下，留一点点露出，节省油。吃完饭，洗脚上床，赶紧吹灯。

搬到位于拱桥边的小楼那年，我两岁。

叫小楼是与旁边的大楼对称的。这两个楼

本是连在一起的，中间一墙相隔。下面是一个油榨坊。大楼下面是碾碎车间及蒸料车间，小楼下面是人力打锤的挤榨车间。碾盘靠水力推动，而水车轮子正好在我家窗户外。

这栋楼过去是厚坊罗氏人的族产，新中国成立后就被没收了。榨坊归铁木社经营，房产归房产所调剂使用。那会，我家就租住这里。

芝麻、油茶收获季，楼下的工人就忙碌起来。我们听着窗外哗哗水响，水车日夜欸乃地唱歌，嗅着芝麻油茶的清香，在有节奏的撞击锤声中长大。

小楼面积不大，约二三十平方。楼面是木板的，年久失修，有许多小孔，透过小孔，可看到工人光着膀子握着长锤撞柱榨油情景。

从街面上楼还有一人多高，装了个木板楼梯，很陡。父母出工做事还没回，我们兄妹就坐在楼梯口玩。在旁边的泥砖上用硬物刻画，用木炭在楼板上涂鸦。好几次，弟妹坐在楼梯口睡着了，轱辘一下从上面滚到街面上来。

小楼三边是泥墙，其余全是木板，居家不安全。有次，全家去四中操场看电影了，灶台上的柴掉出来引燃了楼板，幸亏被迟来看电影的乡下群众发现，蹒跚进去，及时扑救，没成大灾。我们是听电影放映员中断电影放广播才知道的。

后面泥墙有条很大的缝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是一级危房，根本不能住人。但我们在那住了六七年，缝也没见增大。看来，有缝也不一定就会倒房子。

有一年，后墙水沟边上长出了一棵异常茁壮的丝瓜苗，像爬山虎样布满了整个后墙。还从大缝里伸进新芽来。我爬在窗户上就能看到大朵的黄花开了，蜜蜂在上面嗡嗡叫着，爬进爬出。不久，又看到结出一根根长条的瓜来。我用镰刀勾过来，摘了好几个。

我的三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是在小楼上出生的。其中一个叫华惠的老四，出生一年多时，得了一场病，夭折了，尸体就摆在大木柜面上。后来，叫一个乡下人提出去，埋在白果树后山上。那时，还不知道悲伤。一年后，最小的弟弟出生了。不久，我们就搬到桥那头的拱桥背去住了。

在小楼上，挤挤搯搯，磕磕碰碰，过了六七年清汤寡水的日子。一直还没有电灯，也没买过马灯、手电筒，灯盏就伴随着我们麻木地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。

旁边的大楼一直是空着的，放着居民的寿木。我家为何不租面积更大条件也更优的大楼居住呢？一直没搞懂。